

杨景衡与“归田别墅”

■ 俞 海

杨景衡是瑞安的历史文化名人,曾任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相当于现在分管财政、赋税的福建省副省长,为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作出很大贡献。因他才干出众,清明廉洁,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和永乐皇帝朱棣的器重。1412年,朱棣率50万大军征讨一瓦剌,亲命杨景衡总督粮饷,事毕后,又对他说:“福建民望汝如饥渴,亟往无怠。”可见信任之至。明宣德三年(1428),杨景衡告老还乡时,在瑞城东北隅造了一幢“归田别墅”,作为自己养老的居所。



这座明代私家花园“归田别墅”,在历经数百年历史风雨之后,早已荡然无存,惟有一篇保留在《金文靖集》卷八里的《归田别墅记》,给了我们以想象的空间。金文靖在《归田别墅记》里如此记载:

“宣德戊申之夏,福建左参政永嘉杨公景衡引年致政,乃临行以告予曰:吾所居即古东甌山水之澳区,今幸复退休于此,将筑室以为燕逸之所,而名之曰:归田别墅”。

又曰:“其林壑泉石之美,足以资玩赏;其池馆轩榭之适,足以备栖息;其图史琴樽之具,足以娱心目。而又有骚人韵士,子孙宾客,朝夕相与,登山临水,弦歌赋诗,以道遥畅适乎其间。”

可见杨景衡的这座归田别墅,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其中除了亭台轩馆、山林泉石等建筑可供游玩外,还贮备了许多图书乐器,可供朋友们吟诗唱咏之用。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明代士大夫私家花园。

当时,杨景衡已经70岁了,多年的宦宦生涯,使他早已萌生退隐泉林之意。他和虞原璩、倪寅、季德玘等好友畅游仙岩时,曾经写下一首七律:“飞瀑苍苍下九天,昙花香度碧岩前。溪山胜赏金围刹,湖海归帆雪满颠。绕径松风秋倚仗,一庭江月夜谈禅。何时了却人间事,来共山中听雨眠。”坦露了自己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事隔4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当年归田别墅的旧事时,还能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由杨洛雨担任主编并在1988年出版的《瑞安地名志》里,就有关于杨衙巷和归田别墅的明确记载:

“杨衙巷,南起公园路,往北约长40米。旧志载,明宣德三年(1428)夏,杨景衡于此建归田别墅,原名杨衙巷。”

据宋维远先生点校的新版《清嘉庆县志》一书,明时瑞安东北隅辖八庄,分别是大东门、鱼池、司前、衙



后、东水门、杨衙、送姑桥和五显庙(即忠义庙)。

又见《民国县志稿》卷十八记载:“忠义庙前街,自塔桥起至杨衙街止;杨衙街,自东水门起至送姑桥止。”

由上可见,杨衙街即归田别墅所在地,它由北而南,而忠义街(也叫五显殿街,即今公园路)则由西向东,二者呈“丁”字形,杨衙(即“归田别墅”)朝南,五显庙面北。五显庙在西,杨衙在东,大约位于东水门和送姑桥之间。

然而,从明嘉靖到清末,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不但归田别墅早已荡然无存,连杨氏后人也都星流云散,只剩下杨衙里这样一个空名。那么,“归田别墅”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呢?

据我市已故文物馆馆长俞鹤秋先生研究:利济医堂坐落于瑞安城关公园路,旧名杨衙里,创办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1980出版的《浙南医学史略》也说:“陈虬创办的《利济医学堂》与《利济医院》,地点在浙江瑞安城东杨衙里,现瑞安福利院址。”

而《瑞安文史资料》1986年第四期《浙南最古老的慈善机构》一文

(作者为乐加楠、潘永钧)告诉我们:“瑞安福利院的前身为育婴堂,系清同治十二年(1874)朴学大师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和其弟孙锵鸣所创。”

“当时朝政腐败,灾荒连年,疫病蔓延,哀鸿遍野。孙氏兄弟目击惨状,萌发了收养孤儿的念头,遂在城东北隅慧福庵原址创办了这所育婴堂……地点在杨衙巷,相传这里是明初杨布政故里,故名杨衙街”(引自《浙南最古老的慈善机构》一文)。

由于旧有的慧福庵过于狭隘,光绪十四年春(1888),孙氏兄弟又选定隔河东北城下作为新堂扩建之地。“该地是杨衙故居,有荒地二亩余,旧屋数间,是杨布政后人所居。当时购地买屋及建堂等费用,共耗资五百余千钱,同年七月竣工”(引文同上)。

以上史料见证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济医学堂,即瑞安社会福利院,它的前身是育婴堂,而育婴堂的前身则是慧福庵。扩建育婴堂的荒地和旧屋均来源于杨衙故里,说明陈虬创办的利济医学堂和杨景衡的“归田别墅”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应该是事实,那耸立在利济医学堂前厅屋脊上的鸡头檐,或许就是这座明代私家花园留给我们的惟一见证。

老宋伯讲塘河

第七回



放木鹅探水势勘察埭口用石料代木材构筑陡门

■宋维远

话说温瑞塘河在唐宋两朝时,对于温瑞沿海海积平原上的百姓是关系生命财产祸福安危的重要工程,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一是温瑞塘河东岸的海塘,实际上是捍潮海堤,起到抵挡海潮和夏秋季节风暴(台风)掀起的海浪的侵袭,保卫塘河以西数万百姓、数十亩盐坦、农田、房舍的安全;二是在海堤的数个低洼处(埭口)构筑一批大小陡门(水闸),拦住堤东的海水,涵养塘西大小河道的淡水(夏季雨多,以水闸排涝,冬季少雨蓄积河水)灌溉农田,调节塘河水量,保证漕运及民间舟楫畅通;三是历年由沿河农民提取河床淤泥肥田,及加固堤塘,疏浚河道;集堤、陡、运输于一体。到明清两季,塘河随着东岸海涂逐渐淤涨增加大片土地,又增开多条海塘及陡门水闸,上述一二项任务便交由新海塘负担,温瑞塘河则专司漕运、民间舟楫运输任务,并培育沿河一批集镇。

距离唐大和九年(835)塘河全线贯通后250多年,到北宋元年(1078—1085)年间,原建在温瑞塘河干线瑞安穗丰段鲤鱼山南麓的大陡门由于距海渐远,无法继续担负排洪任务,百姓纷纷要求陡门向东移向新的海边。这时温州知州李钧、州丞赵玘、瑞安县令朱素常来拜访瑞安塘畚隐士林石,相互游历仙岩,翠洞等山水名胜,酬答诗歌,同时讨论有关温瑞塘河另建陡门的大事。因为当时瑞安沿塘河的帆游、崇泰、清泉三乡农民对新陡门的选址意见尚未统一。后来,瑞安县令朱素根据民间建议,令人做了数十只木质的鹅,乘大雨后山溪水流湍急时,将木鹅放在各溪流的源头,让其随水“游”向下游,结果这些木鹅都聚集在石岗(今塘下石岗村西南的河汇)处。这是建新陡门的理想处所,在此建陡就可以控制塘河水量。但是仍有人提出此地原是海积平原、土质疏松、又没有天然山岩为依托、恐怕陡门抵挡不住潮水与山洪的冲击。后来,朱素又令人在预选的陡门位置挖土,发现地基沙石甚多,系由溪水冲下的碎石堆积所

致,土质较为坚固。经过以上勘察,大家都同意在此建陡。由于三乡农民的齐心,元丰四年石岗新陡建成。李知州、赵州丞、朱县令和隐士林石等一起来观看新陡,并游仙岩,相互赋诗、赞美这一盛事。其中部分诗作通过县志保存下来。这又说明塘河建陡是州、县行政工作中关系民生的重大事项。

石岗陡门运行的100年中,确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终因年久失修,难堪重负。特别是遇到南宋乾道二年(1166)数百年未遇的浙南特大海溢的冲击,温州沿海的埭、塘、陡绝大部分被毁,石岗陡门也受到严重损坏,仍带“病”运转着。这时,瑞安北宋元丰年间倡筑石岗陡门的隐士林石之孙林松孙继承乃祖的孝行与关心乡里民生的美德,多次向州、县官员提出重修该陡门的倡议,瑞安回乡官员陈傅良不仅热心襄助重修陡门的发起工作,还冒严寒随官员坐小渔船在海涂上滑行,实地勘察陡门外的浦沥。但此期间,州官调动频繁,这件大事又被长期搁置了。石岗陡门从乾道二年受损后又默默地运转了18年,直到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在温州知州李穡、通判谢杰以70万钱托瑞安主簿石宜翁来修陡门。挖开旧陡门后发现两边股岸及沟底的松木柱、松木板受损十分严重。于是,瑞安县令刘龟从又从民间募得钱60万,县衙自助5万,由主簿石宜翁选择3位农民参与工程管理,雇请民间能工巧匠伐石材以代替松木,重修陡门。整个陡门股岸、底部过去用松木的全部以巨石代替,再在陡门两边用块石驳坎,架设数百条石梁,还在陡门上造屋以增加坚固度。“以石伐木”当时在浙南陡门工程史上还是第一次大胆尝试。此后这个新办法在温州各地陡门建筑工程中普遍推广开来,成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陈傅良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三月,重修石岗陡门竣工之日受州、县官员委托,撰文《重修石岗陡门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该工程的始末,保存了温瑞塘河文化中的珍贵史料。